

附錄一



亨廷頓「黃禍」加 「綠禍」的世界大戰¹





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並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變成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

這個政權用蓬勃發展的經濟提供的行為合法性和中國文化獨特性提供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評論家評述說，「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權熱切地接受把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的新源泉」，並有意識地激起反美情緒來為自己的權利和行為辯護。

武器擴散一直是儒教~伊斯蘭教聯繫的最為密切和具體之處。中國在向伊斯蘭國家轉讓常規武器和非常規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這些轉讓包括：在阿爾及利亞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備嚴密的秘密核反應堆，它表面上是用於研究的，但西方專家們普遍認為它具備生產鈾的能力；向利比亞出售化學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CSS-2 中程導彈；向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北朝鮮提供核技術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規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鮮在 90 年代初經由伊朗向敘利亞提供了「飛毛腿 C 導彈」，此後又提供了這些導彈的機動發射架。

儒教~伊斯蘭教軍事聯繫的中心環節是以中國和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北朝鮮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1980~1991 年，中國武器的兩個主要接受國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 70 年代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發展了異常密切的軍事關係。1989 年，兩國簽署了在「購買、聯合研製和開發、共同生產、技術轉讓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向第三國出口方面進行合作」的十年諒解備忘錄。1993 年又簽署了一個由中國為巴基斯坦購買武器提供信貸的補充協議。結果中國成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應者，為巴基斯坦提供了幾乎所有種類和用於各軍種的武器」。中國還幫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產噴氣式飛機、坦



克、裝甲車和導彈的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為巴基斯坦研製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據說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濃縮用的鈾，為設計導彈提供諮詢，還可能允許巴基斯坦在中國的試驗場上爆炸核裝置。中國此後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為 300 公里的 M-11 彈道導彈，從而違背了對美國作出的承諾。作為回報，中國從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術和毒刺式導彈。

到 90 年代，中國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聯繫也變得緊密起來。在 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中國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 22%，並在 1989 年成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應者。中國還對伊朗公開聲明的獲取核武器的努力給予了積極的合作。「中國~伊朗合作協議草案」簽署之後，兩國於 1990 年 1 月達成了一個關於科學合作和軍事技術轉讓的十年諒解協議。1992 年 9 月，拉夫桑賈尼總統在伊朗核專家的陪同下訪問了巴基斯坦，然後去中國簽署了另一個核合作協議。1993 年 2 月，中國同意在伊朗建設兩個 300 兆瓦的核反應堆。在執行這些協議時，中國向伊朗提供了核技術和核情報，幫助伊朗培訓科學家和工程師，並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濃縮裝置。1995 年，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中國同意「終止」（根據美國的說法），或「中止」（根據中國的說法）出售這兩個 300 兆瓦反應堆。中國還是伊朗導彈和導彈技術的主要供應國，包括 80 年代後期通過北朝鮮提供的蠶式導彈，1994~1995 年提供的「幾十或者幾百個導彈制導系統和電腦化機械裝置」。中國還許可伊朗生產中國式的地對地導彈。北朝鮮也協助援助，向伊朗運送了飛毛腿導彈，幫助伊朗發展自己的生產設施，1993 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為 600 英里的諾冬 I 型導彈。作為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個邊，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領域中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巴基斯坦為伊朗培訓科學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於 1992 年 11 月



達成了聯合進行核項目的協議。中國為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了廣泛援助，這證明這些國家相互承擔的義務和合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水平。

這些事態發展和它們對西方利益構成的潛在威脅，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成為西方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

在一年以前的隨意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哪個國家對美國來說最危險時，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國和伊拉克。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較之美日衝突範圍更廣泛，包括經濟、人權、西藏、臺灣、南中國海和武器擴散問題。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國不願意接受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或霸權。……中國作為東亞佔主導地位的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

在諸大國中，只有中國的暴力傾向超過了穆斯林國家；它在 76.9% 的危機中使用了暴力。

文明與核心國家：正在形成的聯盟

在冷戰後多極、多文明的世界裡，缺少一個在冷戰期



間曾佔主導地位的分界線。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長和亞洲經濟增長的浪潮持續下去，西方與挑戰者文明之間的衝突就將超過其他任何分界線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國家的政府可能對西方變得更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團和西方社會之間將出現間歇性的低強度、有時可能是高強度的暴力衝突。以美國為一方和以中國、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將具有極大的衝突性；如果美國對中國作為亞洲霸權力量的崛起進行挑戰，就可能發生一場大戰。

在這樣的形勢下，儒教~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聯繫將會繼續，或許還會擴大和加深。這一聯繫的中心是穆斯林和華人社會在武器擴散、人權和其他問題上反對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的密切關係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楊尚昆主席對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訪問、拉夫桑賈尼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訪問使這一點明朗了。這些舉動「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聯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國的路上，拉夫桑賈尼在伊斯蘭堡宣稱，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一個戰略聯盟」，對巴基斯坦的攻擊將被視為對伊朗的攻擊。為了加強這一模式，貝娜齊爾·布托在1993年10月任總理後立即訪問了伊朗和中國。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合作包括政治、軍事、政府官員定期互訪，以及在各種民用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軍工生產合作，加上中國向另兩個國家出售武器。這種關係的發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對外政策思想中的「獨立」派和「穆斯林」的強有力支持，這些人希望建立一個「德黑蘭~伊斯蘭堡~北京軸心」。在德黑蘭，人們認為，「當代世界的獨特性」要求伊朗、中國、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進行「緊密和持續的合作」。至90年代中期，一個近乎於事實上的聯盟已經在這三個國家中間存在，該聯盟的基礎是反對西方、在安全問題上對印度的關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



這三個國家能成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亞洲國家的更為廣泛的集團的核心嗎？格雷厄姆·富勒認為：一個非正式的「儒~伊聯盟得以實現，並非因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為這些文化提供了一個能夠表達部分是由西方——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佔統治地位，並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載體，一些國家感到『它們沒有必要再忍受』」。最強烈地呼籲這種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1994年3月宣佈：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們能夠，隨後他們將控制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在說：我們曾決心摧毀共產主義，而西方現在必須摧毀伊斯蘭教和儒教。

現在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十字軍陣營之間的對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有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它結盟，和它在一條國際戰線上並肩作戰，我們將一同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

因此，作為穆斯林，我們將支持中國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

我們希望中國取得勝利……

然而，中國方面對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聯盟的熱情一直相當低落。江澤民主席1995年宣稱，中國不會與任何國家結盟。這個立場或許反映了傳統的中國觀念，作為一個中央帝國，即中心國家，中國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國家會發現與中國結盟符合它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意味著它將重視與其他反西方國家的夥伴關係，其中伊斯蘭國家佔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響的成員。



此外，中國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長可能會驅使它加強與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關係。一位能源專家 1994 年評論道：這樣一個以武器換取石油的軸心，「再也不需要聽從倫敦、巴黎或華盛頓的旨意了」。

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很可能不會發生，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前面已經提及，這樣的戰爭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昇級而引發，特別是當一方為穆斯林而另一方為非穆斯林之時。如果雄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國家競相為其參戰的宗教親族提供援助，戰爭就更可能昇級。如果第二和第三層次的親緣國家認為不深入地捲入戰爭符合自己的利益，戰爭昇級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更為危險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 21 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鉅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

鑒於美國的利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將如何發展？假設在 2010 年，美國軍隊撤出了已經統一的朝鮮，在日本的駐軍也極大地減少。臺灣和中國大陸已和解，臺灣繼續保持它事實上擁有的大部分獨立，但明確承認北京的宗主權，而且依照 1946 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模式，在中國的倡議下進入了聯合國。南中國海石油資源的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區域是在中國的保護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區域則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佈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制，中國對整個海區



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急於雪 1979 年之恥的中國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於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則驚恐萬狀。美國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國對越南的入侵，呼籲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並將少數僅存的航空母艦特混艦隊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國海。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侵犯了中國的領海，於是對特混艦隊發動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為推動停火協議所做的努力失敗，戰火蔓延到東亞的其他地區。日本禁止美國使用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從事反對中國的活動，美國無視禁令，日本宣佈保持中立並封鎖美軍基地。中國從臺灣和大陸派出的潛艇和陸基飛機重創美軍艦隊和在東亞的軍事設施。與此同時，中國的地面部隊挺進河內，佔領了越南的大片領土。

由於中國和美國都擁有向對方領土發射核彈的能力，因此雙方心照不宣地採取了克制的態度，在戰爭初始階段沒有使用核武器。然而，兩國國內都存在對核襲擊的恐懼，在美國尤為強烈。於是，很多美國人開始發問：為什麼我們要面對這種危險？即使中國控制了整個南中國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對於我們又會有什麼不同？反戰情緒在美國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內最為強烈，那裡的人民和州政府宣佈「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並效仿 1812 年戰爭期間新英新格蘭的模式，選擇退出戰爭。在中國人鞏固了它在東亞的最初戰果之後，美國的公開輿論開始向日本人在 1942 年時曾希望的那個方向轉變，他們認為：擊敗這個新近宣稱霸權的國家代價太大，還是讓我們滿足於通過談判來結束目前在西太平洋進行的零星戰鬥或「假戰爭」吧。

然而，與此同時，這場戰爭對其他文明的主要國家產生了影響。印度抓住中國的精力被牽制在東亞的機會，對巴基斯坦發動了致命的攻擊，旨在徹底摧毀該國的核武器和常



規軍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勝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聯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現代化和裝備精良的軍隊前去支援巴基斯坦。與伊朗軍隊和由不同民族集團組成的巴基斯坦遊擊隊作戰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籲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說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亞。但是，中國對抗美國的最初勝利在穆斯林社會中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西方運動，剩下的幾個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的親西方政府一個接一個地被伊斯蘭主義運動推翻。這個運動的主力軍來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後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軟弱而引發的反西方浪潮導致了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大舉進攻，對此，已被大大縮編的美國第六艦隊無力制止。

中國和美國都試圖在其他重要國家中尋求支持。由於中國在軍事上得手，日本開始緊張不安地追隨中國，變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場為親中國的積極中立，隨後又按中國的旨意行事而成為參戰方。日本軍隊佔領了存留下來的日本美軍基地，美國匆忙撤出。美國宣佈對日本實行封鎖，美日艦隊在西太平洋展開了零星戰鬥。戰爭伊始，中國提議與俄羅斯簽署一個共同安全條約（令人隱約地聯想起希特勒~斯大林條約）。然而，中國的戰果對俄羅斯產生了與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國贏取勝利和全面控制東亞的前景嚇壞了莫斯科。俄羅斯向反對中國的方向發展，開始向西伯利亞增派軍隊，居住在西伯利亞的無數中國人干預了這些行動。中國進行軍事幹預來保護自己的同胞，並佔領了海參威、黑龍江流域和東西伯利亞的其他重要地區。隨著俄羅斯和中國的戰鬥在中西伯利亞蔓延，在原先被中國置於「保護」之下的蒙古出現了暴動。

控制和獲取石油對於所有參戰方都是至關重要的。日本儘管對核能源進行了鉅額投資，但仍然嚴重地依賴於石油進口，這進步加強了日本順應中國的傾向，以及它確保波斯



灣、印度尼西亞南中國海石油渠道暢通的傾向。戰爭期間，隨著阿拉伯國家被伊斯蘭好戰分子所控制，波斯灣對西方石油的供應已減少到杯水車薪，於是西方日益依賴於俄羅斯、高加索和中亞的石油。這導致西方加緊了把俄羅斯納入自己一方的努力，並支持俄羅斯加強對其南面石油蘊藏豐富的穆斯林國家的控制。

與此同時，美國急切地動員歐洲盟國給予全面支持。歐洲國家雖然擴大了對美國的外交和經濟援助，但不情願在軍事上捲入。然而，中國和伊朗擔心西方國家最終會集結起來支持美國，甚至像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最終支持了英國和法國那樣。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它們秘密地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部署中程核導彈，警告歐洲國家不要介入戰爭。除日本外，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恐嚇幾乎總是產生與中國預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國情報機構發現並報告了這一部署行動，北約理事會聲明必須立即撤出這些導彈。然而，在北約未及採取行動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對土耳其的基督教衛士之歷史角色的塞爾維亞，入侵了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也參加了進去，於是兩個國家佔領和分割了波斯尼亞，繳獲了導彈並繼續進行它們在 90 年代被迫終止的種族清洗。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試圖幫助波斯尼亞人；希臘和保加利亞發動了對土耳其歐洲地區的入侵，土耳其人紛紛逃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布爾市內一片恐慌。同時，阿爾及利亞發射的裝有核彈頭的導彈在馬賽附近爆炸，北約以對北非目標進行毀滅性轟炸來進行報復。

就這樣，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這樣的戰爭將如何終止呢？雙方都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顯，只要對它們的使用超過最低限度，雙方的主要國家都將被嚴重摧毀。如果相互威懾能夠起作用，筋疲力盡的雙方就有可能



達成停戰協定，但這並不能解決中國在東亞的霸權這一根本問題。另一種可能是，西方企圖使用常規軍事力量來擊敗中國。然而，由於日本已與中國結盟，日本島便成為中國的防護體，這使得美國無法使用海軍攻擊中國沿海的人口和工業中心。替代辦法便是從西面對付中國。中俄之間的戰鬥促使北約接納俄羅斯為成員國，與它合作抵禦中國對西伯利亞的入侵，並維持俄羅斯對中亞富有石油和天然氣的穆斯林國家的控制，同時還促進藏族、維吾爾族和蒙族人反對中國統治的起義，逐步調動和部署西方和俄羅斯軍隊東進西伯利亞，旨在越過長城向北京、滿洲和漢族中心地帶發起最後的攻擊。

不論這場全球文明之戰的直接後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毀、雙方都精力耗盡之後通過談判而停戰，還是俄羅斯和西方軍隊最終進入天安門廣場，更大範圍的長期後果幾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參戰方的經濟、人口和軍事權力的急劇下降。其結果是，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後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現在變為從北向南轉移。文明間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於參戰的文明。西方、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果印度逃避了這場劫難，即使它也是參戰方，那也將為印度沿著印度路線重塑世界敞開大門。大批美國公眾指責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狹隘的西方取向導致了美國的嚴重衰弱。拉美裔領導人通過允諾可從置身戰爭之外的繁榮的拉丁美洲國家得到馬歇爾計劃式的廣泛援助，得以上臺執政。另一方面，非洲不僅對歐洲的重建沒有幫助，被社會動員起來的民眾反而出動掠奪歐洲殘存的財富。在亞洲，既然中國、日本和朝鮮遭到了嚴重的戰爭破壞，權力也向南轉移，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亞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並在澳大利亞顧問的指導下，開始對東起新西蘭、西至緬甸和斯里蘭卡、北到越



南的事務指手劃腳。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在未來，印度尼西亞將與印度和復興了的中國發生衝突。無論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轉移。

如果讀者認為這一場景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幻想，那倒是幸事。還是讓我們希望，不會出現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間的戰爭場景吧。然而，這一場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擔擾的一點是戰爭的起因：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干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與該文明成員國（越南）之間的爭端。對於美國來說，為了維護國際法、抵抗侵略、保衛海洋自由、保證獲取南中國海的石油，以及阻止東亞為一個國家所控制，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干預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國認為，這是西方大國羞辱、恐嚇中國的典型狂妄企圖，是在中國合法的勢力範圍內挑動其他國家反對中國，是否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應起的作用。

簡而言之，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要避免文明間大戰，各核心國家就應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但事實是，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

註釋和出處：

- ¹ 附錄文字均摘自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77、106、205~208、238、254、259、291 頁；第 9 章第 266~268 頁和第 12 章第 361~366 頁。小標題為原文所有。